

# 沒 有出路時，喝杯茶吧

阿姜 布拉姆 著 釋見諦 譯

世界總是在變，生命就是不斷地變遷。他喝他的茶，節約他的能量，並等候時機。時機總會來的，屆時他就能做出有效率的事。——譬如，安全地離開。至於，那些不喜歡喝茶的人，請記住這句話：「當無一事可做時，便一事不做。」

## 業的法則

大多數的西方人誤解業的法則，他們誤解它為宿命論。——人們註定要因為在記不得的過去世中，所造的某些不可知的罪而受苦。實際並非如此，正如下面故事所顯現的：

兩個女士各自烤一個蛋糕。

第一位女士的食材很差。她必須先挑出白麵粉中發綠的霉粒，那高膽固醇的奶油幾乎要發臭了；還得撿出白糖裡咖啡色的塊狀物（因為某人將一把沾了咖啡的濕湯匙放在裡面）；唯一水果是陳舊的葡萄乾，它跟抽取後的鈣一樣硬。她就在那叫做「世界大戰前」的舊式廚房——到底是屬於哪一次世界大戰，仍有爭議——烤蛋糕。

第二位女士的食材可就好多了：有機的全麥麵粉，保證不是基因改造的；不含逆態的芥花籽油糕；未精製的糖；及種在她自己的花園內的多汁水果。她的廚房是「最先進」的，配有各種現代設備。

哪位女士所烤出的蛋糕比較美味呢？

擁有最好食材的人，往往不是那位烤出較美味蛋糕的人。——美味的蛋糕，除了材料之外，還有其他的元素。有時，食材不好的人，會在烘焙中投入更大的努力、愛心，因此，他們的蛋糕最為美味。如何

處理材料才是重要。

我有一些朋友，在這一輩子裡，他們得處理最差勁的材料：他們出身貧困；可能童年時被家暴；在學校表現並不聰明；可能是殘障不能運動。……可是，他們將自己的優點配合得宜，以致於烤出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蛋糕。我很敬佩他們。你們可以辨認出這一類的人嗎？

我有另一種朋友，在此生裡，他們擁有很美好的材料：他們的家庭很富裕，充滿慈愛；他們在學校裡很出色，是運動健將；長得很莊嚴，很得人緣。然而，毒品及酒卻糟蹋了他們年輕的生命。你們可以辨認出這樣的人嗎？

業的一半，是我們所應處理的材料；另一半，也是最重要的部分，是我們如何在此生中運用它們。

## 沒有出路時，喝杯茶吧

總是有些辦法可以處理自己生命中的素材，就算這個辦法只是坐下來，享受我們最後的一杯茶。以下這個故事是同事跟我說的，他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參加英國陸軍。

這位同事當時還是個年輕的士兵，遠離家鄉，在緬甸的森林中巡邏，他感到很害怕。不久，偵察員跑回來報告隊長一個駭人的消息：巡邏隊無意間進入日軍範圍，巡邏隊的人數遠遠不如日軍，已經完全被包圍。這位年輕的士兵聽到這消息，心想這下子準備壯烈犧牲了。

他以為隊長會下令突圍，奮力戰鬥。——這才是男子漢做的事，就算只有一個人能活著出來。不然，那好，他們將和幾個敵人一塊兒同歸於盡。——這才是軍人做的事。

可是，這位士兵並非隊長。隊長的命令是：所有的人都不要動，坐

下來，並且泡一杯茶。究竟，這還是英國的軍隊啊！

年輕的士兵想：這位司令官一定瘋了，哪有人在被敵人包圍，既沒出路又即將死亡的時候，還惦記著一杯茶呢？

在軍隊裡，尤其作戰時，得服從命令。於是，士兵們都泡了自己的最後一杯茶。那杯茶都還沒喝完，偵察員又跑回來跟隊長耳語一番。隊長馬上招呼士兵們：「敵軍已經離開了，」他宣布：「現在有個出路了，趕緊安靜地打包行囊。——我們離開吧！」所有的人都安全逃出來。——這就是在多年之後，他還能跟我講述這個故事的原因。

同事說：這位隊長的智慧救了他的命。不僅這次緬甸戰役，在那之後還有很多次。——好幾次，當他生命儼然已被「敵人」圍困，寡不敵眾，沒有出路，只有死亡一條路之時。

所謂的「敵人」，可能是嚴重的病，嚇人的困難與悲劇，彷彿在那之中似乎沒有出路。如果沒有那次緬甸的經驗，他一定會試著在問題中奮戰突圍，而且毫無疑問地，在過程中愈弄愈糟。可是，現在，當死亡或導致死亡的麻煩，四面八方地包圍他時，他只是坐下來，並泡一杯茶。

這個世界總是在變，生命就是不斷地變遷。他喝他的茶，節約他的能量，並等候時機。時機總會來的，屆時他就能做出有效率的事。——譬如，安全地離開。

至於那些不喜歡喝茶的人，請記住這句話：「當無一事可做時，便一事不做。」

## 順流而行

一位我相識多年，極富智慧的出家人，跟老朋友在紐澳的曠野中徒

步旅行。一個炎熱的傍晚，他們來到了蔚藍的海邊。雖說出家人的戒律不允許游泳取樂，但那片天藍色的水很誘人，而且他走了那麼長的一段路，也需要涼爽一下。因此，他脫了衣服並跳入水裡。

這位法師年輕時是個游泳的高手，可是現在，在出家很長一段時間後，離上一次游泳已是好幾年前的事了。僅僅在海浪中拍打了幾分鐘，他便陷入一個極強的暗流並被捲入海中。剛開始，他試著逆流而游，可是他很快就明白到：這道暗流的力道太強了。多年所受的訓練現在幫上忙了。——他放鬆，放下，並順著海流。在這個情況下放鬆，需要很大的勇氣，因為海岸不斷地後退，愈來愈遙遠。等到水流減弱時，他才開始朝岸邊游回，此時他已離陸面好幾百公尺。往陸地游回的那一程，用掉了他所有的精力，抵達海邊時已精疲力竭。

如果，剛開始他便試著跟暗流奮鬥，洶湧的海水還是會將他擊倒，捲入更深的海中；縱使後來水流力道變弱，他也可能因為力盡氣竭而游不回來。如果沒有放下並順著水流，這位法師十分肯定：自己一定會淹死。

這件事情顯現出這句格言——「當無一事可做時，便一事不做」並不是空想出來的理論。相反的，它是救命的智慧。任何時候，當水流比你還強勁有力的時候，那便是順流而行之時；當你的力量能夠有效提出時，便是強力突圍的時候了。

## 夾在虎蛇之間

有個佛教的老故事，它描述了幾乎相同的道理。——在生死關頭，我們應該如何應變？

有個人在森林中被老虎追趕，老虎跑得比人還快，它們也會吃人。

這隻老虎很飢餓，——這個人有麻煩了。

當老虎幾乎撲到他身上時，這人看到路邊有一口井，在絕望中，他跳了進去。一跳，他立刻明白自己犯了一個多麼大的錯誤——這口井是枯乾的，在它的底部，有一條大黑蛇蟄在那兒。

本能地，他伸手搆住井壁，抓到一棵樹的根，樹根讓他沒掉下去。當他回過神來往下一看，黑蛇正仰著頭發出嘶嘶聲並試著攻擊他的腳，可是他的腳就是高了一點兒。往上一看，老虎正伏身到井裡，試著用爪子扒他，可是他抓著樹根的手就是低了一點兒。審查著自己危險的困境時，又看到兩隻老鼠，一白一黑，從一個小洞裡鑽出來，啃咬著樹根。

當老虎試著扒這個人的時候，它的尾巴磨擦著一棵小樹，使得小樹搖搖晃晃。在這棵樹的枝幹上，懸掛著一個蜜蜂窩，蜂蜜開始滴入水井，這個人伸出手弄到了一些：「嗯，真美味。」他自言自語並微笑了起來。

這個故事，正如傳統的敘述法，在此就結束了。在生命裡，這卻是很真實的。生命，就像那些連續劇，並沒有一個俐落的結尾。生命永遠都在完結的過程中。

再則，人生常常就是這樣，儼然夾在一隻飢餓的老虎與一條大黑蛇之間——「死亡」與比「死還不如」的情境之間，而晝夜（這兩隻白黑老鼠）啃蝕著我們對生命不安穩的控制。就算在這樣危險的困境裡，總是有些蜂蜜從什麼地方滴下來。如果我們有智慧的話，我們就會伸出舌頭，享受些許蜂蜜。為什麼不要呢？當無一事可做時，便一事不做。——享受生命的些許蜂蜜吧。

正如我說過的，這個故事就此結束，只是為了指出這一點。不過，

我通常告訴聽眾故事真實的結局。接下來發生的事是這樣的：

當這個人正在享受蜂蜜時，老鼠正咬著樹根令它愈來愈細小，這條伸展的黑蛇愈來愈靠近這個人的腳，而這隻老虎伏得更低，它的爪子幾乎碰到了這個人的手。這時，老虎彎得過頭了，它跌入井裡，閃過這個人，壓死了那條蛇，同時也把自己給摔死了。

……嗯，它是可能這樣發生的！意想不到的事情確實發生，這便是我們的生命。所以，為什麼要浪費這有蜂蜜的片刻？即使是處在最絕望的困難中。未來不可預測，我們一直無法肯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。

## 盡其所有，全力以赴

在上面的故事裡，老虎與蛇兩個都死掉了，此時便是這個人有所作為的時候了。他停止品嚐蜂蜜，提起勁，爬出了水井，並且安全地走出森林。人生並非只顧著品嚐蜂蜜，永遠都不做事。

一位從雪梨來的年輕人告訴我，他曾經在泰國碰到阿姜 查一次，而且得到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忠告。

1980年代初期，很多對佛法有興趣的西方年輕人都聽過阿姜 查，這位年輕人也決定到泰國旅行，唯一的理由便是去看看這位了不起的出家人，並請教一些問題。

這段旅程很長，當抵達曼谷時，已是離開雪梨八個小時之後。他搭乘夜班的火車，花十個小時到達汶府(Ubon)。到汶府，他坐上一輛計程車，來到巴篷寺——阿姜 查的道場。雖然疲勞但很興奮，他終於到了阿姜 查的茅篷。

這位著名的大師坐在他的茅篷下，一如往常，一大群的出家人、將軍、貧困的農民、富有的商人、穿著破舊的村婦、從曼谷來的珠光寶

氣的女士……全都並肩而坐。在阿姜 查的茅篷下是沒有分別的。

這位澳洲人坐在這一大群人的旁邊，兩個小時過去了，由於太多人了，阿姜 查根本沒有注意到他。懷著沮喪，他起身並走開了。

穿過寺院，走向大門，他看到一些出家人在鐘樓下清掃樹葉。離搭車時間還有一個小時，於是他拿起掃帚開始清掃，想積些善業。

三十分鐘後，年輕人正忙著清掃，突然有個人將手放在他的肩膀上，他回過頭去，竟然是阿姜 查的手，年輕人既是驚訝又是高興，阿姜 查正微笑地站在他的面前。阿姜 查已看到這位西方人，但沒有機會跟他打招呼。這位大師現在正準備去赴另一個約，所以，他停在這位從雪梨來的年輕人面前，要給他一個禮物。阿姜 查快速地以泰語說了些話之後便離去。

擔任翻譯的比丘告訴他：「阿姜 查說：『如果你要掃地，就要盡全力以赴。』」說完，翻譯也離去，跟上阿姜 查。

這位年輕人在回到澳洲的漫長旅途中，不斷地思惟著這個簡短的教導。他當然明白阿姜 查所教導的，不單指清掃落葉這件事。

「無論你做什麼，都要全力以赴。」

回到澳洲幾年之後，他告訴我，這句「一生的忠告」，真是值得跋山涉水到偏遠之處百次。這句話，是他的信條；這句話，也已經帶給他快樂與成功。工作時，就全力以赴；社交時，也全力以赴。它是成功的規則。

對了，當他一事不做時，他也會盡全力地一事不做。

## 有問題嗎？

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兼數學家布萊士·帕斯噶(Blaise Pascal)曾經說：「人

們所有的麻煩，都源於他們不知道如何坐著不動。」

我要再加上這句：「……而且不知道什麼時候該坐著不動。」

1967年，以色列與埃及、敘利亞、約旦打仗，在這被人稱為「六日戰爭」期間，有個記者問前任英國首相麥米倫對中東問題的看法。

毫不遲疑地，這位政治家回答道：「中東沒有問題。」

「中東沒有問題？」這位記者吃了一驚。

「為什麼你說：『中東沒有問題。』呢？」這位記者要了解。「難道你不知道有個可怕的戰爭正在進行嗎？你不明白當我們在談話的同時，炸彈從天而降，坦克車在擊毀彼此嗎？軍人被子彈掃射嗎？很多人傷亡。為什麼你卻說：『中東沒有問題。』呢？」

這個老練的政治家耐心地聽完後解釋：「先生，所謂的問題，是一個有解答的東西。中東沒有解答，因此不可能有問題。」

在生命裡，我們浪費了多少時間憂慮那些事物呢？——在那個時候，沒有解答，根本不算是一個問題的問題？

## 做決定

有解答的問題，需要決定。可是在人生裡，我們是如何做出重要的決定呢？

通常我們叫某個人為我們做決定；這樣，如果錯了，我們可以責怪那個人。我的一些朋友想設計我為他們做決定，可是我不肯。我所做的，不過是給他們提示，他們自己可以做出智慧的決定。

當來到十字路口，還不肯定應朝那個方向走時，我們應該坐在一旁，休息一下，等候一下巴士。很快地，往往出乎我們意料之外，一輛巴士就到了。巴士前面會有個牌子，上面寫著粗大的字，表明它將

前往的地方。如果那是你的方向，就坐上那班巴士；如果不是，再等一等。後頭總會再來一輛巴士。

換句話說，當我們必須做決定，可是又不肯定應該怎麼下決定的時候，我們需要休息一下，等一等。很快地，往往出乎我們意料之外，解答就出現了。每個解答都有其目的地，如果那個目的地適合我們，那麼便採取那個解答。不是，就再等一等。後頭總會再來一輛巴士。

這便是我做決定的方法，我收集全部的資料，然後等候著解答。一個好答案總是會出現，只要我按耐得住。它往往出乎意料地來，當我不是在思考它的時候。

## 責怪他人

當做重要的決定時，你可能選擇上面故事所提到的策略，可是你並非一定要依著這個方法。畢竟，這是你的決定啊！如果它不靈，可不要責怪我。

有個大學生來探望我們寺裡一位法師，她隔天有個重要的考試，想要請這位法師為她誦經，祈求好運。這位法師很慈悲地為她誦了經，心想這會給她一點信心。這一切都是免費的，她並沒有捐款。

事後，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這位年輕的女士。我從她的朋友那兒聽到：她四處說我們寺裡的出家人不好，說我們不知道如何好好地唱誦，害她考壞了。

她的朋友告訴我，她考壞了，是因為她根本沒有讀書，她是一個愛玩的女孩，她希望出家人去幫忙打點那些「比較不重要」的事——大學生的學業。

在我們的人生中，如果某件事情出差錯了，就責怪別人。看起來挺

舒服的。可是，責怪別人，很少能解決問題。

「一個人屁股發癢，

他卻去搔他的頭。

這個癢永遠也不會去除。」

這便是阿姜 查對於「責怪他人」所作的描述，正像是：你的屁股發癢，你卻去搔你的頭一樣。

## 國王的三個問題

我曾經收到一封邀請函，要我到伯斯城舉辦的教育會議上演講。當我抵達會議中心時，一位女士，她的名牌顯示出她就是會議的召集人，前來迎接我。「你還記得我嗎？」她問道。

那是一個難於答覆的危險題目之一。

我決定直截了當，於是說：「不記得。」

她微笑並告訴我，七年前，我曾去一所學校演講，她是那所學校的校長。我在學校所講的一個故事，改變了她的生涯方向。於是，她辭退了校長，不辭勞苦地設計了一個課程，專門幫助在這個教育體制下輟學的孩子——流浪街頭的孩子、雛妓、有毒癮的人——給他們另一次機會，專門針對他們的處境。她告訴我，我的故事便是她課程的哲學基礎。這個故事是我在學生時代所讀到的，從托爾斯泰編輯的短篇故事中引出：

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國王追尋哲學的生活，他需要智慧來指導他的統治及管理他自己，當時的宗教與哲學都令他不滿意。因此，他決定在生活的經驗中尋找他的哲學。

最後，他明白：只需要有三個問題的答案就可以了。有了這些答

案，他就有了所需的指導方針。這三個問題是這樣的：

- 一、什麼時刻最重要？
- 二、什麼人最重要？
- 三、什麼事最應該做？

原始故事的內容，說明了這段歷程：經過很長時間的搜尋，他在拜訪一位隱士時，才找到了這三個答案。你認為答案是什麼呢？請你再看一次題目。稍停片刻，才繼續讀下去。

### 什麼時刻最重要？

我們都知道第一個問題的答案，偏偏我們常忘記。最重要的時刻，當然就是「現在」。這是我們唯一擁有的時間。因此，如果你想要告訴你的媽媽或爸爸：你有多麼地愛他們，多麼感恩他們。現在就做。不是明天，不是五分鐘以後。要嘛就是現在，五分鐘後往往就太遲了。如果你必須向你的配偶道歉，不要思索所有自己不應該這麼做的原因，現在去做就是了。機會可能不再來，抓住這個時刻。

### 什麼人最重要？

第二個問題的答案非常深刻有力，卻很少人猜對。當我還是學生時，讀到了這個答案，震驚了好幾天。它比我原先對题目的想像還要深刻。答案是：最重要的人物，便是跟你在一起的人。

我想起自己向大學教授請教時，沒有被充分理解。——他們看起來是在傾聽，可是內心卻希望我走開，他們想要去做更重要的事。這是我所感受到的，令人很不舒服的感覺。同樣的，我曾鼓起勇氣請教一位著名的講師一個自己的私人問題，令人驚喜的是，他全神貫注地對

待我。別的教授還等著跟他說話，我不過是個蓄著長髮的學生，可是他令我感到自己很重要。這之間的差別很大。

唯有與你在一起的人，不論他們是誰，在那當下，他是你世界中最重要的人物時，溝通與愛才能被分享。他們能感受到它，認識到它，他們會跟著回應。

結了婚的夫妻，經常抱怨對方不是真心地傾聽他們，他們的意思是，對方不再讓自己感到自己的重要性。如果情場中的每一個人，都記得國王第二個問題的答案，並踐行它，不論我們如何疲倦忙碌，當我們與對方在一起時，讓他們覺得自己是全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，那麼離婚律師就得到別處找工作了。

在商場，跟我們在一起的人可能就是個顧客。如果我們對待他們，猶如那一刻他們是我們最重要的人，銷售量會上升，我們的薪水也會跟進。

在原來的故事裡，這位國王在前往拜訪隱士的途中，因為全神貫注傾聽一位小男孩的建議，而倖免於被人暗殺。有權勢的國王跟一個孩子在一起，對國王來說，對待這男孩如全世界最重要的人物，竟然救了自己的命。朋友們在我忙碌一天後來到我這兒，訴說他們的問題，我記住第二個問題的答案，並給他們全然的尊重。那就是無我。慈悲供給了精力，它還真靈驗呢！

這位教育會議的召集人，訪問這些她要幫助的孩子時，她修鍊著「最重要的人物，便是那個跟你在一起的人。」對那樣的孩子來說，那是他們第一次感到被人尊重，尤其是被一位有影響力的成人尊重。再者，藉由尊重他們，她全神貫注地傾聽，而不是在評量。這些孩子被人聽進去了，課程跟著調整。這些孩子感到被尊重，尊重也產生了作

用。我的致辭，不算是一場演講，因為有個這類的孩子在我講完之後，上台說話。他敘述著他家庭的問題，毒品與犯罪，說明這個課程如何為他的生命找到希望，他即將上大學。他說完時，我的眼睛都濕了。那才算是一場演講啊！

在生命大部分的時間裡，你獨自一人，在當時，最重要的人，那個跟你在一起的人，便是你自己。你有充分的時間尊重自己。早上你醒來時，誰是你第一個覺知的人物？你自己！你可曾說過：「早安，我。祝我有個平順的一天！」我是這麼做的。你去睡覺時，誰是你最後覺知的人物？又是你自己！我跟自己說晚安。在一天很多私下的時刻，我給我自己尊重的感覺。它很有效呢。

### 什麼事最應該做？

國王的第三個問題：「什麼事最應該做？」答案就是：去關懷。「去關懷」，結合細心與關心。這個答案顯示出：最重要的事情，在於我們的出發點。

在舉例說明「去關懷」之前，我將國王的三個問題及其答案重述如下：

- 一、什麼時刻最重要？現在。
- 二、什麼人最重要？那個跟你在一起的人。
- 三、什麼事最應該做？去關懷。

### 哭泣的牛

有一次，我提早到達監獄辦的禪修班，那是一所警戒不那麼森嚴的監獄。有一位我從未見過的囚犯，已經在那兒等著要跟我說話。他是

一個身材魁梧的人，濃密的頭髮與鬍鬚，手臂上都是刺青，還有，他臉上的疤痕告訴我：他可是經歷過很多次暴戾的打鬥。這位大哥看起來是那麼嚇人，我暗忖他來學打坐的原因，他應該不是那一類的人。當然，事實證明我錯了。

大哥跟我描述幾天前發生的一件事，這事結結實實地把他嚇壞了。他一開口，我就聽出他濃厚的阿爾斯特鄉音。為了讓我了解他的背景，大哥先告訴我：他是在暴力充斥的貝爾法斯特街頭長大，第一次的暴力經驗是發生在他七歲那一年。有一天，一位高年級的男孩命令他交出午餐的錢，他不要。於是，這個高年級惡霸拿出一把長刀威脅他，他心想這個惡霸不過是裝裝樣子罷了，他再次拒絕。這個惡霸沒問第三次，只是將刀刺入這七歲孩子的手臂，再將它抽出來，然後轉頭走開。

血從手臂流下來，在驚嚇中，他往父親住的地方狂奔。失業的父親看了傷口一眼，便帶他到廚房，可不是給他敷傷口，而是拉開抽屜，拿出一把大的菜刀，遞給他的兒子，並且命令他回到學校，刺那個男孩一刀。

這位愛爾蘭大哥就是這樣被帶大的，如果不是塊頭長得那麼強壯，他早就死了。

這是個農場式監獄，這裡的長短期服刑人出獄前，都可以在這裡先培訓，準備面對牢獄外面的生活，有些人就從農業中學得一技之長。再者，監獄農場所生產的農作物，提供給伯斯城附近所有的監獄，廉價的食品可以降低監獄開銷。澳洲的農場飼養牛、羊、豬，不僅是種麥及蔬菜而已，監獄的農場也一樣。可是跟一般的農場不同的是：監

獄農場有自己的屠宰場，就在監獄裡。

囚犯在監獄農場裡必須有一份工作。別的囚犯告訴我：在那裡工作是最受殘暴的犯人歡迎。其中有個趨之若鶩的職缺，還必須打鬥一番才能得到的，那就是屠夫了。而那位魁梧且嚇人的愛爾蘭大哥，便是擔任屠宰場的屠夫。

大哥向我描述屠宰場：具有超強有力的不銹鋼欄杆，進門的地方寬敞，逐漸變窄，進入屋內，剩下一次只夠一隻動物穿過的狹道。在這狹道的旁邊，有一個昇高的平台，他會拿著電槍站在那兒。牛、豬或羊將被他手持的鐵爪，強制推入這不銹鋼的漏斗。動物們總是嚎叫，每種動物都以它們各自的方法嘗試逃脫。它們可能嗅到了死亡，聽到了死亡，感受到了死亡。

當動物在平台旁邊時，它會翻騰，扭動並高聲哀號。雖然他的槍可以在高壓電的狙擊下，一次就殺死一頭很大的牛，可是動物從來就不會站立不動地讓他好好瞄準。因此，就會變成第一槍擊暈，下一槍擊斃。第一槍擊暈，下一槍擊斃。一隻動物接著一隻動物，一天接著一天。

這位愛爾蘭大哥終於說到了關於這件讓他不安的事情，他開始激動起來，開始詛咒。接下來的話，他不斷地重複：「那是老天爺，他媽的，真心話。」他怕我不相信他。

就在那一天，他們需要準備給伯斯城附近監獄的牛肉，他們正在殺牛。一槍擊暈，下一槍擊斃。其中，有一頭牛以一個他從沒見過的模樣走上前時，他正準備進入一天的正常屠宰運作。這頭牛靜靜的，甚至連嗚咽也沒有，它像是有目的地，自願地，慢慢地走到在平台旁邊的位置，它的頭低垂著。沒有翻騰、扭動，或試著逃跑。

走上位置，這頭牛抬起頭並看著它的執刑長，一動也不動。

這位愛爾蘭大哥，從未見過任何、甚至類似的景象，他的心因困惑而失去知覺。他無法舉起他的槍；也無法將自己的眼睛從牛的眼睛那兒移開。這頭牛正透視著他的內心。

他掉入一個完全沒有時間感的空間裡，不知道持續多久的時間，就在這頭牛看著他的眼睛，他注意到某個更讓他震驚的現象：牛有一雙大眼睛；在牛的左眼，下眼皮的上方，淚水開始聚集。淚水的量不斷增加，直到眼皮撐不住；淚水開始慢慢地往下流，流到牛的臉頰，形成一條閃閃發光的淚線。這位大哥已封鎖長久的心扉慢慢敞開了，就在他充滿疑惑的當下，在這頭牛的右眼，在下眼皮以上，更多淚水聚集了，淚水的量增加著，直到眼皮再也撐不住，第二條淚河又慢慢地流下牛的臉。愛爾蘭大哥失去控制地哭了起來。

這頭牛在哭泣。

他丟下槍，在獄卒那兒盡其所能的詛咒大罵，要求不管如何，他們可以任意地處置他，可是「那頭牛絕不可以處死！」

故事說完了。這位愛爾蘭大哥說，現在他吃素了。

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，在監獄農場的其他囚犯，都能證明。這頭哭泣的牛，開化了這位最暴力的人：什麼是關懷。

## 蛇、市長及比丘

我出家作比丘，待在泰國的時間有八年多，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待在森林道場，跟蛇住在一起。當我在1974年抵達時，人們告訴我，在泰國有一百種的蛇：九十九是有毒的，它們是會咬死人；另外那一種，則會勒死你。

在這段時間裡，我幾乎每天都看到蛇。有一次，我在茅篷裡踩到一條六尺長的蛇，我們兩個都跳了起來，還好是朝著相反的方向。我甚至有一天清晨，在一條蛇身上灑尿，因為我以為那是一根棍子。當然我向它道歉。（可能這條蛇還以為是被聖水加持呢！）還有一次，當我在一場儀典中唱誦時，有一條蛇爬上其中一位比丘。一直到爬到他的肩膀時，這位比丘才轉頭去看，這條蛇同時也轉過來看著他。我停止唱誦，在這可笑的幾秒鐘裡，比丘與這條蛇互視彼此。然後，比丘小心謹慎地彈他的袈裟，蛇便溜走了，於是，我們繼續唱念。

作為森林僧，我們受到的訓練是：要對一切眾生培養慈悲心，對蛇尤是。我們關心它們的安樂。這也是在那段日子裡，從來沒有一位出家人被蛇咬的原因。

在泰國，我看過兩條巨大的蛇。第一條是蟒蛇，至少有七公尺長，它的身體跟我的大腿一樣粗。看到這麼大的東西時，你幾乎會不可置信地愣住：它確實是真的。幾年以後我又看到它，在那個道場，很多出家人也看過它。有人告訴我它已經死掉了。

另一條巨蛇是眼鏡蛇王，住在泰國的雨林中。有一天，我感到空氣裡放出電來，脖子上的汗毛全都豎立起來，我的感官莫名其妙地變得極為敏銳，這是第一次我感受到它的存在。還有一次，我在森林的路徑轉角處，看到一條粗黑蛇擋住這條一公尺半寬的路，我看不到它的頭或它的尾巴；二者都在樹叢裡。它正在移動著，盯著它的動作，我以路面的寬度來計算著那條蛇的長度，一直到七個路面寬時，我才看到它的尾巴。那條蛇長度超過十公尺！我確實看到。

我告訴當地的村民。他們告訴我：那是眼鏡蛇王，一條巨形的。

阿姜 查的一位泰國出家弟子，憑著實力，他現在是個有名的老

師。有一回，他跟幾位出家人在森林裡打坐，有個聲音令他們全部睜開眼睛，一條眼鏡蛇王朝著他們爬來。在泰國，眼鏡蛇王有「一步蛇」之稱，因為在它咬了之後，只剩一步的時間，再一步即死！這條眼鏡蛇王爬到這位長老比丘那兒，舉起它的頭，跟比丘的頭一樣高，並張開它的頭冠，發出「嘶！嘶！」的聲音。

此時，如果是你，你會怎麼辦？逃跑是浪費時間，那些大蛇跑得比你快多了。

這位泰國比丘微笑，溫柔地舉起他的右手，輕輕拍著眼鏡蛇王的頭，以泰國話說：「謝謝你來探望我。」所有人都目睹了這一幕。

這是一位很特別的比丘，心地非常仁慈，眼鏡蛇王停止了嘶嘶之聲，收起它的冠，將它的頭低放到地面，然後去看另外一位比丘。

「嘶！嘶！」眼鏡蛇看著另外一位比丘。那位比丘說他絕對不可能去拍眼鏡蛇王的頭！他僵住了，只能默默祈願眼鏡蛇王會快快離開，去探訪別的比丘。

那位拍撫眼鏡蛇王的泰國比丘，曾經待在我們澳洲的道場幾個月，當時我們正在蓋大殿，還有好幾件建築案，在等著當地的議會批准。有天，當地市長前來拜訪，要看看我們都在做些什麼。

市長當然是這個地區裡最有影響力的人，他在這個地方長大，是個成功的農夫，也是道場的鄰居。他的西裝沒扣上，挺出一個澳洲尺寸的胃，它繃緊了襯衫的扣子，凸露在他最好的褲子上端。

這位泰國比丘，帶著溫柔的笑容，竟然輕拍並撫著市長的大肚子。「哦，老天！」我想著：「你不可以這樣拍撫市長大人的肚子。現在我們的建築案永遠不會被批准了。我們完了！我們的道場完了！」

沒想到，市長先是微笑，接著哈哈地笑出來。才幾秒鐘之間，這位

尊嚴的市長咯咯地笑了起來，像個嬰兒似的。明顯地，他喜歡他的肚子被這位特別的泰國比丘拍撫。

我們所有的建築計畫都批准了，而這位市長成為我們最好的朋友與助手之一。

關懷最重要的部分，在於我們從何處出發。那位泰國比丘從純淨的心地出發，所以他可以拍撫眼鏡蛇王的頭，以及市長的肚子；而且他們二者都很喜歡被拍撫。我並不建議你去試著這樣做，至少在你像聖人一樣關懷他人之前，是不行的。

## 壞蛇

最後一個關於蛇的故事，是由佛教古老的本生故事改編而成。它顯示出：「去關懷」，並不意味著要一直是溫順、溫柔與被動的。

一條壞蛇住在村子外的森林裡，它很殘暴、惡毒、卑鄙。它會為了樂趣而咬人——指的是它自己的樂趣。當這條蛇進入晚年時，它開始思考：「蛇死後會發生什麼事？」它這一生所嘲笑的宗教，及那些「蛇生」價值等等。還有在它眼裡，那條容易受騙及易受胡說影響的蛇，——現在，它感到有興趣了。

離蛇洞不遠，在山丘頂上，住著一條神聖的蛇。所有聖賢之人都住在山丘頂上，神聖的蛇也是如此。那是一個傳統，人們從來沒聽過有任何聖者是住在沼澤裡的。

一天，壞蛇決定去拜訪這條神聖的蛇。它穿上雨衣、墨鏡及帽子，好讓它的朋友認不出來。然後，它溜上山丘到聖蛇的道場去。它在聖蛇開示一半時抵達，聖蛇正坐在一塊岩石上，好幾百條的蛇全神貫注地傾聽著。壞蛇溜到群蛇的旁邊，接近出口的地方，開始聽演講。

它愈是聽，就愈感到聖蛇的開示有道理，它開始信服了，被激勵了，最終被改變了。開示之後，它走到聖蛇的面前，含著眼淚，坦白了它一生所做的諸多過錯，同時承諾：從現在開始，它將成為一條完全不同的蛇。它在聖蛇面前發願，絕對不再咬人了；它要變得慈悲，變得有愛心；它要去教導其他的蛇做好蛇。甚至離開前，壞蛇還在捐款箱裡投入一些捐獻（當然是趁每條蛇都在場時）。

雖然，蛇可以跟蛇說話，但對於人類來說，它聽起來同樣都是「嘶嘶」聲。壞蛇，或前任的壞蛇，無法告訴人們：我現在是個愛好和平者。村民仍然避開它，雖然他們開始思惟：它繫在胸前那顯而易見的「國際特赦組織徽章」的含意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位村民，聽他iPod裡的一首歌曲聽得分神，手舞足蹈地經過壞蛇旁邊，壞蛇沒有攻擊；它只是虔誠地微笑著。

從那個時候起，村民明白壞蛇不再危險。當它在洞外蜷成一圈靜坐時，他們會從它身旁走過，村子裡一些頑皮的男孩跑來戲弄它。

「喂，你這個虛假的傢伙！」他們站在安全距離之外取笑道。「把你的毒牙現出來給我們看看，如果你有的話。你這大號毛毛蟲！你是個懦夫、娘娘腔，是蛇類的羞恥！」

它不喜歡被人稱作虛假的傢伙——縱使這個說法有些真實性，或一隻大號的毛毛蟲。可是，它能怎樣保衛自己呢？它已經發願不再咬人了！

看到這條蛇現在變得消極，男孩們變得更大膽了。他們接著丟石頭與土塊，當石頭打中壞蛇時，他們就大笑。這條蛇知道：它可以在他們念完「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」這幾個字前，迅速地咬中其中任何的一個人。可是它所發的願阻止了它。因此，這些男孩走得更近，並開

始用棍子打它的背；這條蛇忍受著疼痛的亂棍棒打。

終於，壞蛇明白了：在真實的世界裡，為了保護自己，你必須很凶。宗教畢竟是無稽之談，因此，它痛苦地溜到山丘頂，去見那條騙人的聖蛇，同時要把它發的願收回來。

聖蛇看到它走過來，全身都是瘀青，問道：「你怎麼了？」

「都是你的錯！」壞蛇忿怒地抱怨。

「為什麼都是我的錯呢？」聖蛇抗議。

「你告訴我不要咬人，現在瞧瞧，我怎麼了！宗教可能在道場裡有用，可是在真實世界裡……」

「哦，你這條笨蛇！」聖蛇打斷了它。「哦，你這愚痴的蛇！哦，你這傻蛇！是的，我告訴你不要咬人，可是我從來沒有告訴你：不要「嘶」啊！對吧？」

生活中有時，甚至連聖人都必須要「嘶」一下，以顯示慈悲。可是，沒有必要去咬人。🙏

(本文摘譯自阿姜 布拉姆 (Ajahn Brahm) 所著《這一卡車的牛糞是誰訂的？——迎接生命困境中感人的故事》(Who Ordered This Truckload of Dung? Inspiring Stories For Welcoming Life's Difficulties) 本書最早出版於澳洲Lothian Books出版社，後由智慧出版社(Wisdom Publications) 於澳洲以外的地方出版。)